



中国心理学会推荐图书

转角

著者：大卫·科恩

译者：李 扬

审校：孔寅平

PSYCHOLOGISTS ON PSYCHOLOGY

遇见心理学家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PSYCHOLOGISTS ON PSYCHOLOGY

转角遇见心理学家

著者：大卫·科恩 译者：李 扬 审校：孔寅平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角遇见心理学家/ (美) 科恩 著; 李扬 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0.04

书名原文: PSYCHOLOGISTS ON PSYCHOLOGY

ISBN 978-7-5100-1880-0

I. 转… II. ①科… ②李… III. ①心理学—通俗读物 IV. ①B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36459号

PSYCHOLOGISTS ON PSYCHOLOGY by DAVID COHEN

Copyright: ©2004 by DAVID COH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ATSON, LITTLE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转角遇见心理学家

著 者: (美) 大卫·科恩

译 者: 李 扬

审 校: 孔寅平

责任编辑: 李静婷

装帧设计: 刘 岩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 北京朝内大街137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24.75

字 数: 323千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版权登记: 图字01-2006-2818

ISBN 978-7-5100-1880-0/C · 87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导论	1
----	---

1、桑德拉·贝姆	20
----------	----

她在1978年宣称其研究目的是“使人类个性从个体的性别角色刻板形象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形成健康的心理概念，从文化强加给男性化、女性化的限制中解脱出来”

2、诺姆·乔姆斯基	50
-----------	----

“语言学界的爱因斯坦” “划时代的语言学家” “知识分子的旗帜” “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学术界的猫王”

3、安东尼奥·达马西奥	82
-------------	----

当今世界公认的神经科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他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4、汉斯·艾森克	104
----------	-----

当艾森克去世时，他已经成为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心理学家之一。

5、约翰·弗拉维尔	136
-----------	-----

他曾经担任过美国心理学会发展分会主席，美国儿童发育研究协会（SRCD）主席，《认知心理学》杂志主编。1984 年获美国心理学会杰出贡献奖。

6、维克多·弗兰克 * * * * * 156

他获得过世界各地29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维也纳第三心理治疗学派——意义治疗与存在主义分析 (Existential Psychoanalysis) 的创始人。

7、丹尼尔·卡尼曼 * * * * * 184

诺贝尔奖第34届获奖者——行为经济学代表人物。卡尼曼对经济学的贡献在于“将心理学的前沿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学研究中，特别侧重于研究人在不确定情况下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过程。”

8、R.D. 莱恩 * * * * * 212

当代英国著名的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家,英国作家和医生英国反精神病学派的代表人物。莱恩也影响了对病人进行规范治疗的法律框架，改变了英国的相关法律。

9、赫伯特·西蒙 * * * * * 248

1978年，由于他“对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0、布尔赫斯·斯金纳 * * * * * 270

行为主义学派最负盛名的代表人物，是新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世界心理学史上最为著名的心理学家之一，直到今天，他的思想在心理学研究、教育和心理治疗中仍然被广为应用。

11、黛博拉·泰南 * * * * * 304

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畅销书作家。她将女性和男性的语言风格分别命名为“关系式语言”和“报告式语言”。

12、尼可·廷伯根 324

现代动物行为学奠基人之一。1973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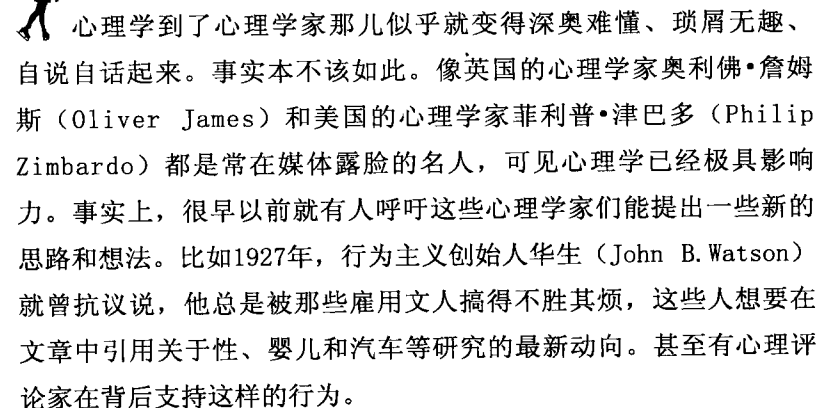
13、菲利普·津巴多 346

世界知名心理学家、教育家、研究者、新闻人物，他被称为“心理学的形象和声音”。 2002年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会长。

非最终结论 367

参考文献 383

编者后记 387



本书第一次出版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5年——从那时起，心理学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学科发展更加完善了，心理学家的队伍也比以往壮大了很多。1977年，英国心理协会（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的会员只有6000多人，而现在已经超过35,000人。美国

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则变得无比庞大，若是举办一次全体会议，恐怕得要一个大飞机场才行，一些会员觉得这个组织大而无当。在澳大利亚，南非和日本，还有成千上万正在做研究的心理学家。甚至是像罗马尼亚这种疯癫的国度——我也是半个罗马尼亚人，所以原谅我对这个地方出言不逊——也有数以千计有资格认证的心理学家。

上面这些数字并不能充分说明心理学近年来取得的成果和进步。过去的30年中，一直有许多批判者抱怨说，我们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靠着心理学挣到了自己的吃穿用度，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这些心理学家对此应当感到羞愧和可耻。

当你向心理学家挑战，并询问我们对于人类行为的状态和原因到底知道多少的时候，他们通常会辩解说人不能这么挑剔。毕竟，心理学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你不能指望它像物理学、化学或是天文学那样发达。事实确实如此——但也不尽然。天文学可以追溯到托勒密（Ptolemy）和哥白尼（Copernicus），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不也是17世纪的吗，他的那个苹果——还有那个铜币落在他面前引导他发现万有引力开始算起，也已经将近四个世纪了。如果我们把1879年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建立这个光辉的时刻作为现代心理学的首次登场，那么它确实比化学要年轻些。1879年，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在莱比锡大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哈佛大学也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到2004年，心理学才有125年的历史，我们还能对这么年轻的学科奢求什么呢？

但是，将1879年作为心理学的开端，就忽略了像笛卡儿

(Descartes)、贝克莱 (Berkeley)、休谟 (Hume) 和 J. S. 米尔 (J. S. Mill) 这些自17世纪以来对心理学问题感兴趣的思想家。一些希腊人如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甚至谈及过灵魂。早在1600年时就有很多关于抑郁症的知识了, 因为罗伯特·伯顿 (Robert Burton) 在一个类似抑郁症的专题里撰写了大量论文。从19世纪中期开始, 伟大的德国心理学家赫尔姆霍茨 (Helmholtz) 就一直在做心理学的感觉实验, 而19世纪30年代, 皮塞居 (Puysegur) 在法国做了大量的催眠实验。

在第一版, 我报告说红蓝两方有许多争论。红方是明显的乐观主义者, 他们认为心理学正以优美的步伐快速前进, 感谢心理学家们为这个学科添砖加瓦; 而蓝方悲观主义者则认为这个学科彻底失败了。保罗·克莱恩 (Paul Kline), 一位英国的心理测验权威, 悲叹道, 一直到1990年, 绝大多数心理学家还只是在自负地报道常识 (Psychology Exposed, 1990)。“保罗在钻牛角尖。”汉斯·艾森克 (Hans Eysenck) 在我面前回击了他尊敬的同事。现在, 这两个人都去世了, 我想, 来世他们还会再一决雌雄。

本书的第一版还揭秘了心理学家的一大困扰, 请认识到我们是科学家, 别把我们误当做知心阿姨。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 英美两国的学生对心理学课程有着强烈的需求。我在20世纪70年代采访过的许多人认为, 这是因为学生认为通过学习心理学课程, 他们能发现生活的意义。许多心理学家极力申辩, 这是对心理学最不幸的误解, 尽管他们不能确定如何定义心理学, 却百分之百地确信它与生活有着间接的联系, 这种看法或许是对心理学更好的理解吧!

由于全世界的政府都喜欢支持能够产生实践效用的研究, 所以现在很少有心理学家待在象牙塔里了。同时, 现今的心理学提供着

一项非常有前途的职业——但是年轻的心理学家却希望借此捞一笔。心理学的学位能带来一席职位，可以是健康服务业，也可以是教育或人力资源部门。这些“人力资源家”会设计测验并施测，看你是否适合当企业家、推销员或者是教区牧师。护士、社会工作者、教师，甚至警察、地方执行官、空姐都要接受心理学训练。“我能非常敏感地看穿你的犯罪心理，然后给你上铐，亲爱的。”通晓心理学的警察这样说道。在采访中，津巴多讲述了他如何劝说帕洛阿尔托市警署把警署新兵作为被试，以便加强他们的敏感性。

我要说的是，在罗马教皇荣升圣彼得宝座前，他会被要求去做心理测验，但也有可能不用做。可是，如果近期的传闻是真的，那么政客们可能会被要求进行心理测查，尽管他们并不赞成，但似乎国会议员们也必须接受心理测量学的测验。就在我写这些的时候，詹姆斯·默多克（James Murdoch），鲁珀特（Rupert）的儿子，已经被迫同意接受心理测验以谋得BSkyB（这家他老爸所创立的公司）的最高职位。任人唯亲者厌恶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但是心理学家劝说世人，说他们精于此道。

但心理学家总是没有保障。在这本书中我采访了三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事实上获得诺贝尔奖的心理学家总共才五位——巴甫洛夫（Pavlov），尼克·廷伯根（Niko Tinbergen），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巴甫洛夫的诺贝尔奖不是因为他对学习和条件反射的研究，而是因为他在生理学的成就。弗洛伊德（Freud）、伯尔赫斯·斯金纳（Burrhus Skinner）、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让·皮亚杰（Jean Piaget）这些大名鼎鼎的心理学家都没得过诺贝尔奖。但是在20世纪，这四个人对心理学知识的推进和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与绝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相比，

至少可以说是等量齐观的。

我在70年代开始采访心理学家们的时候，一些心理学家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考虑甚少（临床心理学家将此诊断为缺乏自尊！），我对此感到非常震惊。尼希米记·约旦（Nehemiah Jordan）在他的著作《纯理论心理学的主题》（Themes in Speculative Psychology, 1968）中充当了一次伟大的凶事预言者。他悲叹道：

“毫无疑问，当今美国的科学心理学是贫瘠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一棵不结果的树。数以百计的教授和学生多年来的努力工作和刻苦钻研如竹篮打水般一无所获……从那‘伟大’的时刻（华生，《行为主义者眼中的心理学》，1913）开始算起，53年过去了，我们对于人类知识的增长，有过一个可圈可点的积极贡献吗？一个都找不到：没有一个可以被命名的实在贡献。‘心理学是门新科学’这句谣言作为上述问题的借口而一直存在着：是时候诚实面对这令人不快和泄气的事实了。”

许多心理学家反对约旦的观点，但事实上，没有一个物理学家、化学家或是生物学家对自己的学科发表过类似的指责。甚至一些相信这门学科发展得不赖的心理学家也对大环境不满。有些心理学家认为，心理学用常识粉饰着自己，同时又用些难懂的行话来抬高身价。

在影响深远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一书的前言中，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写道，他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的前沿研究中心当了一年的访问学者，这项工作的最后阶段影响了他的观念，他说（前言，p.viii）：

“……在一个由杰出的社会科学家组成的群体里待了一年，我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困惑，就是这样的群体与我以前受训其中的自然科学家群体有所不同。社会科学家们在正统科学问题和方法上的分歧，数量如此之多，范围如此之广，让我感到特别震惊。不管是历史还是身边的熟人，都让我觉得是不是自然科学家比起社会科学家对这些科学问题有更多确定的答案。不管怎么说，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通常都不会对基础问题有过多争论，而这样的争论在当今那些被称做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的群体中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我要说的是，库恩说的那些情况今天依然存在。没有人能理解为何像心理学这样蓬勃生长的学科却依然无法理解和解释一些古老的辩证问题。

最近唐纳德·布罗德本特（Donald Broadbent）给出了对当今行为主义者地位最好也最令人信服的陈述，并在《行为》（Behaviour, 1961）和《为经验主义心理学辩护》（In Defence of Empirical Psychology, 1974）两文中申明了他对传统实验方法的信奉。在《行为》一文的结尾，题为“无尽的探索”的段落中，布罗德本特写道（pp. 200-1）：

“我们以怀疑结尾，我们不确定将来的心理学家信奉什么样的信条。事实也本该如此。没有人可以坐在摇椅上抓住事实的真相，没有新鲜的实验我们就不会知道结果是什么。从讲坛、报纸社论和学术奖章授予会上迅速陨落的，对人类本性持教条主义观念的自信者形象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应该做好准备生活在不完备的行为学知识里，但是要相信，客观方法的力量总有一天会带给我们完备的知识。至少在过去的50年中，这些方法已经证明了自己。回首过

去，我们看到它们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简单化的理论，利用充分的事实证据带领我们驳斥了巴甫洛夫和霍尔的理论。这半个世纪中，我们对行为理解的进展有目共睹。”

在这个版本中，我舍弃了对布罗德本特的采访，他在1993年去世了，但是我增加了对菲利普·津巴多的采访，当时津巴多是耶鲁大学的学生，在克拉克·赫尔（Clark Hull）去世后不久挑起了当今心理学的大梁。

在英国，对心理学最有力的批评是利阿姆·哈德森（Liam Hudson），他刚出道时就因为研究中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而名声大噪。在《事实的信徒》（The Cult of the Fact, 1972）一书中，哈德森以一种类似于智力自传的形式写了一段诅咒性总结（p. 111）：

“这门学科的健康是值得怀疑的……它的成果过于琐碎，不能够形成一个科学定律的连续体。如果根据‘社会效用’来评判心理学的研究，人们就会感到心理学简直是太迂腐、太平淡了。用‘重大’这个词来做定语修饰心理学不太合适，因为在过去的50年里，我们的作为甚微。”

哈德森用嘲讽来结束他的控诉：“也许，同样会有人依据平底煎锅这个太空探索技术的副产物，来评判太空探索。”（出处同上）

大致来说，悲观主义的立场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强硬”的立场认为，心理学几乎就没有成功地发现过什么，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应该看到现有心理学脱胎换骨的变化。“温和”的立场认为，有些心理学问题和方法是非常难以表述的。如果我们要实现一个更加贴切的、更加趋近完整的心理学，那我们在工作中要少用实验的方

法，少用行为主义的方法。

例如，哈德森·赫达逊（Hudson）希望看见更多的研究，针对在正常的环境中的正常人。（布罗德本特也持这样的观点，只是因为篇幅有限，我没有将他的采访收录进这一版的书中。）乔姆斯基是个语言学家，同时也就职于要求严格的麻省理工学院，这是一所头脑不清的人无法进入的理工科学学校，他声称行为主义实在忽略了人类太多的方面。乔姆斯基孜孜不倦地劝导心理学家要开始考虑语言和意识。

像乔姆斯基和哈德森这样的批评，在英美心理学家唯行为主义马首是瞻的20世纪70年代实在有些惊世骇俗。他们明确讨厌的人是斯金纳。哈德森讽刺斯金纳说，斯金纳是个披着“半人半神”外衣的家伙。在采访中，乔姆斯基也对斯金纳观点成功与否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意见。

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只能说库恩描述过的情景是每况愈下了。实验心理学家现在担心，广受欢迎的激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会威胁研究人类的实用方法，这些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常常跟心理治疗和各种形式的分析扯上关系。艾森克认为，尽管有证据表明精神分析根本就是一派胡言，人们对此却深信不疑，这样的事实让他感到很失望。

艾森克在1952年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他在文中声称，采用精神分析进行治疗的人比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人康复的几率还要低。更多的人是自发性康复，而不是用精神分析治疗得以康复。艾森克曾多次反复强调，弗洛伊德在1925年获得歌德文学奖真正是名至实归的。弗洛伊德是个伟大的小说家，但不是个科学家，但是人们并不理会这些事实。

布罗德本特对弗洛伊德也客气不到哪里去。在写完客观的方法是“被普遍接受”之后，他接着问“被谁接受”。他的答案是这样写的（1961，p. 35）：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主要被英语语系国家的一些闲人所接受，这些人从事心理学领域的纯学术研究。”

布罗德本特的答案排斥了很多，这些人在大众看来是研究人类本质的权威，其中许多是没有心理学学位的精神病学家。布罗德本特承认，精神病学家要面临紧急的临床问题，因此他们必须使用任何可用的手段，包括最常见的“对病人问题的直觉解释”。但是这意味着他们只是在猜。弗洛伊德所说的一切都没有经过实验的确证，因此他的想法“被大学象牙塔里的心理学家严重怀疑”，这就不足为奇了。

我非常喜欢布罗德本特，但是也不能无视他对一些人彬彬有礼的贬低，这些不幸被他贬低的非英裔者没有心理学的学术学位或者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如果他们误解了布罗德本特的言论，那无疑会为自己缺乏适当的训练而感到悲伤。

不管是艾森克还是布罗德本特都不信任那些将心理学看做救世主的专家们，因为心理学没有告诉人们该如何生活。他们不仅谴责弗洛伊德和荣格，还非难那些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起人如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还有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弗兰克在本书的采访中努力显得很谦卑，但是，坦白地说，这并不是他的本性。可见这些人对于他们的直觉有绝对的自信。布罗德本特指出，直觉远没有实验来得务实。它经常会犯错，而且如果你不做实验来检验你的直觉，你永远

都不知道这一点。你陷入无知却不自知，把自己交给了虚妄的知识，若是不费心寻找，你根本就不会知道。

这些争论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很多书中都有所反应，这些书旨在探讨心理学应该对现状做哪些改进。我会列举一些经典书籍如斯金纳的《超越自由与尊严》（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1972），还有一些现在已经被普遍遗忘的书籍如伊西多尔·凯恩斯（Isidor Cheins）的《行为科学与人类意象》（The Science of Behavior and the Image of Man, 1972）。这个主题的其他的书还有哈德森的《事实的信徒》（The Cult of the Fact, 1972）和《人类》（Huaman Beings, 1975），泰勒（Taylor）的《行为的解释》（The Explanation of Behaviour, 1964），还有舍特（Shotter）的《人类意象》（Images of Man, 1975）。乔姆斯基的《语言与意识》（Language and Mind, 1968）一书对行为主义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攻击。另外，艾森克也有一本引起一系列有益冲突的书，《行为科学中的解释》（Explanation in the Behavioural Sciences, 1970a），该书也涉及心理学应该研究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开展研究的问题。

1977年，我与世界上最负盛名的13位心理学家进行谈话，我期待我们的谈话可以从他们的方法与思想出发，解释上述这些分歧，以及这些分歧背后的假设。1993年，该书的第二版发行，我曾经说过心理学最重要的变化是认知心理学的崛起以及人们对人工智能的兴趣日益增长。我还采访了一些大腕级女心理学家，如桑德拉·贝姆（Sandra Bem）和帕特丽夏·邱吉兰德（Patricia Churchland）。

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变化：认知和意识的研究成为心理学的主流。但是心理学一旦自忖不如物理学，它会觉得论

起精确性，自己比前途光明的分子生物学差了好几条街。心理学从来没有获得过像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这样的突破，它仅仅——物理学也是——发现了一些大的理念。但是，有个事实很明显，即人类比星星或者分子更复杂。

新版本中收录的访谈证明了一点，那就是研究心理学的人已经专注于更小的问题，结果导致这门学科到今天就变得支离破碎。从前的思想家们对于能发展成大理论的人类工作和斗争的原因更关注，而现在，我们有许多更“小”的研究，更容易回答的问题。当然，绝大多数科学，都不是大科学。绝大多数生物学家在研究分子P或者神经递质Q，但是，他们是在一个学科情境下做这些事的，这个学科提出了生命的本质和起源这样的大问题。心理学看上去已经从这些大问题面前退缩了，甚至当它涉及意识的本质的时候，它也倾向于说“哦，这似乎是个谜”。所有这些都代表了心理学和心理学家们志向的转变。

心理学家的动机

我的另一个初衷是，尝试看看一个心理学家提出的理论和他自己的人格与动机是否有什么联系。在1977年的版本中，这个设想只被部分证明了可能性。没几个心理学家非常乐意讨论他们自己的动机。我并不认为这要归咎于他们以沉默来面对奇怪的问题。但是，心理学家的人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因为心理学家与其被试之间的关系是令人好奇的，至于“被试”通常是指实验的对象。这些所谓的“被试”其实就是人。心理学家也是人，所以心理学家提出的实验和假设，其性质往往极大地暗示了心理学家对于人类的设想。心理学家的人格在某种程度上也一定会反映在他们关于人类如何活动的理论中。